

梨園話

時
慧
題

合肥方問溪著

梨園話

程豔秋題



謝序

現今物質文明。戲劇化。瀾漫于社會。宮商號召。翕羽同聲。凡夫屯田楊柳。唱來殘月曉風。以暨優孟衣冠之被。座上虎賁。求其形似。無不效蘇季子之簡練。揣摩薪盡火傳。以冀平步羽霓仙衆。持玉尺以評量者。無間於汝南月旦。關揚固有之文化。津逮後來之美術。洋洋乎亦盛矣哉。顧當此法曲飄零時代。訂墜拾遺。不憚芻蕘之采。織駕錦而金針悉度。而獨於其間流行語。曆久所傳。禪似口頭之習。曾無人左右采獲。收拾於長吉古錦囊中。視若齊東。祇堪覆揚雄之甑。或且鄙夷而不屑。道謂不足以登大雅之堂。非比餘韻流風。可與喬木故家。同其稱述。夫看核百家。經史乃成爲筭。豹隱南山。舉窺其全。庶云美備。劇壇之振。既有志於仁傑藥籠。則凡一名一物之遺。胥當多識。以次於知。拈將記事之珠。使人盡殫見洽聞。瞭如指掌。矧詩三百。無分野田草露。而風有正變。雅有大小。

舉從此得原原本本之窺。更可以增長人之智識。天地間形形色色。萬彙紛呈。無不有其隱語。形容於萬口。大而至於日月星辰。細而至鳥獸草木蟲魚。或語作雙丸。或擬以白榆之歷歷。或呼天女。或號山君。或被以忘憂之嘉號。或錫以交讓之美名。或薨薨之取譬。或策策之相稱。倘不竭其兩竭之叩。則虞初八九。莫悉其寓言。武成二三。終迷其真相。仰觀俯察。有類昏衢之入矣。僅斷簡殘編之蒐輯。而葑菲尙遺。是猶揮請談之塵。而蠻語參軍。仍掛漏於茶餘飯罷也。老友方問溪。於戲曲一道。枕肸而有心得。尤精於音律。得乃祖星樵先生之傳。操觚所及。輒效方言之作。別類分門。俾與淮南鴻寶。同爲枕秘之宣。搜羅尙未完備。因索觀甚夥。先取其所隨筆者。出而公諸同好。屬序於余。竊喜梨園行中。得此藉談之數。已可備異日之輶軒。而國門一布。考異郵通。無待采華之服。爰不辭謗陋。弁言於簡端。以爲息壤。所謂兼收並蓄。朗若列眉者。問溪其庶幾乎。是

又不僅於青箱世守。而覘其學識也已。

辛未夏日古姚謝蘇生識於宣南海王村

林序

梨園話作者問溪君。故名笛家方星樵先生文孫也。家學淵源。頗得崑亂諸祕。而於戲劇之組織沿革規俗等事。尤具精研。曾累於平津滬各報誌中有所披見。人皆稱其說理敘事。深得劇藝真際。余前亦耳其名。近承以此編見貽。閱後益信衆譽之非誣也。術語及名詞。不僅梨園一行獨有之。中國所謂三百六十行。行行皆自具其特有行話辭。仰又不僅中國諸行有此。即最新之各種科學。亦每門各有其專門名詞也。然科學名辭。皆備有專書可供檢閱。而各行術語。則除本行人外。他多無從解曉。於是本無奇特之專用辭。竟以隔行如隔山。故變成蘊有神秘意味之調坎。（平俗語稱黑話及隱謎）個中尤以梨園語繁

而且晦。聆之使人茫然如墮五里霧中。顧曲者每引以爲憾。今得方君此篇。條伸曉暢。羅陳詳盡。殊可爲具劇癖者增其興趣也。使科學無專門名辭。則著作之際。必辭費異常。而又莫能伸盡己意。梨園語之爲用。亦然。蓋惟術語能以少數字句。包括曲折繁碎之意旨。與事實而表現之。故行中人互語。必不能舍此。由來如是。固非若江湖黑話之故作隱晦。閃鑠避人。曉覺也。在昔劇優最屬猥賤。上流人皆不屑聞問其事。今則戲劇已於藝術範圍中。佔得重要之地位。欲研此藝者。又烏可不先明其言語之作用。方君此編。於劇藝演進上。裨助實多。誠不應以尋常文字目之也。

中華民國二十年五月閩侯林小琴序於天津商報館

張序

吾國戲曲。精微博大。而崑曲尤爲瑰麗。其在文學與美術上之價值。夙爲世人

所公認。方星樵先生。覃研崑曲。久負重望。抱殘守缺。厥功甚鉅。其文孫今問溪君。亦以戲劇專家。蜚聲日下。著作豐美。大都爲揚風扞雅。有關吾國戲曲之佳構。其梨園語一種。卽將付梓。老友謝蘇生。囑爲一言。余自幼卽嗜戲曲。近亦頗思一窺崑曲之樊籬。苦無暇晷。且乏師承。問溪君旣淵源家學。深望能繩祖武。對於崑曲。竭力提倡。俾不致失墜。則其在吾國戲劇界所表見者。必更偉矣。爰書之以爲問溪君勉焉。

民國二十年七月張謇子序於沽上

關序

戲劇一道由來尙矣。楚之優孟。秦之優旃。皆爲伶工成名最早者。然不過個人苦心孤詣。以獨造之技藝。名垂千古。至李唐時。始有團體之結合。作有統系之組織。相沿至今。戲劇成爲專門藝術者。已有千餘年之歷史。夫戲劇旣成爲專

門之藝術。且有悠久歷史。則梨園掌故。菊部專詞。自應有詳細之記載。乃竟渺不可得。仰又何耶。蓋戲劇自唐以來。雖有進步。後因演員人格之墮落。一般人乃以賤藝目之。而文人學士。又雅不願投身作個中人。而伶工輩更多粗俗。視戲劇爲私傳專藝。內部情況。祕而不宣。以致年湮代遠。真意多失。而無美不具之藝術。遂亦未得社會真正之認識。殊爲可惜。入民國後。提倡戲劇之聲浪。日益增高。內外行人。咸欲將此無美不具之藝術。供獻於世。無如內行人。知之而筆莫能述。文學家筆雖能述。而苦於莫由知。故二十年來。對於戲劇之著述。終鮮獲有統系之作品。是必藉文學家。而兼內行者。肯破費極寶貴光陰與精神。從事於茲。旁搜博採。方足以發奧抉微。表白此無美不具之藝術也。方君問溪。青年飽學。且爲崑曲世家。其先世爲前清供奉者。將及二百年。至星樵先生。益有發明。盡以不傳之祕以傳之。誠有如予前所稱心能知筆能述之文學家而

兼內行者。近有梨園話之作。吾知其必能闡揚風雅。提高藝術也。顧此次所撰者。僅注意於梨園術語。及專用名詞。不知者將以爲無關輕重。詎庸知此爲戲劇首要之學乎。夫各種科學。莫不有其專詞。故文科有文科詞典。法學有法學詞典。動植礦物。聲光化電。以及醫藥生理等科。亦各有其詞典。戲劇本爲專科之一。寧無需乎詞典。蓋治學者。以明瞭其專詞與術語。爲第一步工夫。詞尙不通。如何研究其學術乎。又從何而知其重要乎。此篇不但將梨園專詞術語。搜羅無遺。且更詳加詮註。堪爲有志研究劇學者之助。方君對於戲劇素抱有興革之大志。將來必尙有名著發表於世。以發揮光大此無美不具之藝術。然則此梨園話者。特其嚆矢焉耳。

中華民國二十年六月卓然關士英拜序

鄭序

自詞曲興。而雜劇盛。千百年來。其間嬗變之跡。與夫梨園耆舊之前言往行。足資紀述者。何可勝道。方子問溪。綺年美才。傳其家學。近著梨園話一書。徵攷文獻。裒列掌故。作梨園之考鏡。比安石之碎金。苟非覃思研慮。曷克臻此。嘗考雜劇之於文學。最能發揚民族之精神。而鼓吹文學之優點。當今瀛海交通。中西文化。有接近提攜之日。而雜劇遂有蒸蒸日上之勢。近自梅君游美。彼都人士。驚其才藝。而祈嚮亦大側重於此。問溪此編之出。不僅裨益梨園。行見闡出大案。輝光世界。意中事也。問溪爲吾同門次溪之友。因次溪誣諉。且誦其書斐然美備。故樂爲之序而歸之。民國二十年鄭琬小耘。

張序

方君問溪。近著梨園話。稿既脫。欲付梓。商於余。余頗善之。促其速印。方君復請序之。顧書之端。已有林小琴關卓然謝素聲諸君之序矣。而序中又盡余之於

此書之所欲言者。余復何言。顧方君三四請。必欲余言者。余不獲辭。挑燈西窗。細讀一過。心潮突起。不可抑止。草成此篇。不自覺其辭之費也。當方君此編之初成也。原擬名曰京班術語。以京班二字僅通區人士所知。不能普偏。蓋爲問世計。非僅迎合平津滬之讀者而作也。故不能僅就平津滬所識之京班。而名其書。故雖脫稿。以書名之不愜意。遲遲未付梓。其後方君以之就商於林小琴君。林君爲定名皮黃戲班術語。而錢唐吳絜厂先生。則以其中所述不僅僅於術語一門。如八大拿。大衣箱之類。又屬於名詞者。寓書於不佞。囑告方君。且曰印書傳後世也。不可不慎。方君以吳先生雅誼。遂亦不敢輕於問世。一日過余曰。命名爲梨園話何如。蓋術語也。名辭也。統可謂爲梨園話。余曰可。遂以名其書。書雖成。而名不能定。遂至一二年未能問世。一事之成。豈易易哉。是書雖名爲梨園話。以書名表面觀之。不過僅梨園行中人所常說之話也。其實

內容不僅僅於解釋其話而已。如大軸子。切末。打通兒。打黃梁子。科班後台諸條內。凡梨園之變遷與掌故。源源本本。縷述無遺。雖爲梨園話。亦可作梨園掌故讀矣。安陸陳墨香先生。謂此書可與齊如山先生之中國劇之變遷。中國劇之織組。鼎足而三。誠非溢美之辭。當方君撰此書時。搜集各書所已見他書者。就正於諸老伶工。以爲無誤。始錄存之。復廣求遺聞。以擴充其資料。余嘗見其訪范福泰。李壽山。楊長喜也。范君年逾八旬。李君年近古稀。楊君則始滿之歲。范李兩翁。皆病於耳。方君每有所詢。則近其身傍。大聲叩之。言之再四。范李始得而聞。乃徐徐答其所問。蓋范李二翁。皆爲程長庚高足弟子。於同光間燕京梨園故事。知之最多。方君每與余言。今日之譚梨園故事者。往往獮祭故書。拾人牙穢。無人能虛心探問於二三老宿也。故方君此書之作。得之於老伶工之口傳者爲多。彌足珍貴也。有清中葉。燕京歌舞爲最盛。蓋以天下昇

平國家無事爲人君者。倡之於前。王公大臣。復和之於後。蔚爲大觀。雖至末葉。內亂外侮。而慈禧后倡之。尤不少衰。其中之往史。固極有研究之必要。而坊間則鮮有專事記述之書。如燕蘭小譜。品花寶鑑。京塵雜錄。菊部羣英等書。則不過片段之記載。風花雪月而已。而藝術組織上。則未曾道及。益見方君此書之價值矣。雖然書中所記者。泰半爲今人所能知能見者。或有淺視之者。亦如前人之視燕蘭小譜。品花寶鑑之無足奇。而今人則珍重之矣。以此比例之。則後來考求梨園事蹟者。舍此書則更奚求。亦由今人之重視前書。以爲僅存之碩果也。

共和二十年歲次辛未浴佛日東莞張次溪序於左安門內雙壁樓。

自叙

甚矣哉。梨園話之不易著筆也。其所難者。伶工多不注重文字。又無人爲文以

記之年湮代遠。訛以傳訛。致有千里之謬。故時至今日。能道之者絕少。余所不忍默爾而息。每欲筆爲一書。顧志雖堅。而同儕中又鮮能爲助。往昔先大父星樵公。以崑曲名天下。從而問業執弟子禮者。以千計。雅集一堂。縱談今古戲曲歷史。皆足爲文獻之徵。余時方髫齡。忽略聽之。不知記憶。今者世變日亟。當日舊侶如晨星之不可久留。安得豆棚菜圃。再聆佳話。茲僅就昔年所聞。尙能回溯一二者。追而記之。與當世共訂正焉。中華民國二十年五月。皖肥方問溪叙於三拜樓。

梨園話題詞

常熟宗子威

入都猶及見光宣。聞道歌場極盛年。儻補藝文經籍闕。從頭曲史看君編。
作戲逢場一刹那。打揮道白意云何。要知都市關興廢。畢竟梨園掌故多。
一賦都京付劫灰。獨揮殘淚記金臺。癭公不作樊山逝。鞠部叢譚也費才。
噉曉風前笛一枝。玉峯曲譜後人知。侯生密友方公子。扇底桃花按拍誰。

宛平王老農

未墜昆徽繼二黃。名流咸仰四箴堂。那知急管繁絃外。重視文場擲笛方。問溪祖

星樵先生善擲笛程長庚倚之

錦袍玉笛傳家乘。音律源源啓後昆。老去星樵垂祖訓。琅玕一握有文孫。
果然出色必當行。自古官場若戲場。我願方君勤指點。教人優孟醒黃梁。

劇學叢言貽顧曲戲班術語索雲囊望溪正學今何在異采文章拜老郎。

餘姚謝蘇生

記事珠拈自手中。莫將野語比齊東。一編試向謝庭展。述德何殊不衆同。
霓羽大羅詠衆仙。傳頭采獲競從前。他年談助賓筵佐。語錄應偕歷史傳。

武進劉谷僧

弱冠流芳漢杜安。新書紙貴互傳看。黃鐘一自伶倫始。從此人間重樂官。

纔上春臺又下臺。英雄淪落劇堪哀。康梁王趙諸名彥。同是逢場作戲來。
元趙昂

明康對山梁少白王漢坡皆撰有劇學而自行登場

新腔古調不勝收。爭向梨園競出頭。漫道文章近遊戲。研幾索隱足千秋。

一曲氍毹重考評。還將搜秘順人情。梨園素蘊都宣洩。不僅徒聽雅頌聲。

魯維王蟬仝

奕棋自古說長安。荊棘銅駝忍再看。我亦灰心袍笏事朝官。不重重伶官。
個中隱語一齊收。不負當年菊部頭。大似宮人話天寶。蕭蕭白髮冷於秋。
天地無非一戲台。朝歌夜舞不勝哀。海青已死龜年老。誰費工夫註疏來。
箋釋精詳勝劇評。如斯妙筆最多情。料知幾度滄桑後。雛鳳清於老鳳聲。

桐城劉豁公

別樣花開到管城。歌臺鴻祕洩分明。休將野語齊東視。妙緒試看觸處生。
歷歷珍如數口頭。從教語錄有俳優。多君家學青箱繼。糧與饋貧一例收。

江甯管運衡

粉墨生涯絕妙思。此中隱語幾人知。休將玄秘嗤優孟。不比羸秦善瘦詞。
奧窔誰能盡貫通。梨園佳話不雷同。箇中幸有人詮解。從此昭然若發朦。

壽州蔡天因